# 擇繙聊齋志異

ᠰᠣᠩᠵᠣᡶᡳ ᡠᠪᠠᠯᡳᠶᠠᠮᠪᡠᡥᠠ ᠯᡳᠶᠣᠣ ᠵᠠᡳ ᠵᡟ ᡳ ᠪᡳᡨᡥᡝ

王成

成仙

嬌娜

葉生

第二卷

擇翻聊齋志異目録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00075 滿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圖

鑲紅旗滿洲慶錫熙臣叅訂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禹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扎克丹秀峯繙譯

擇繙聊齋志異

葉生

淮陽葉生者

失其名字

文章

詞賦

冠絕當時

而所如不偶

困於名場

會關東丁乘鶴

來令是邑

見其文

闈後 索文讀之 擊節稱嘆

公期望綦切 遂領冠軍

公游揚於學使 值科試

時賜錢穀恤其家

官署 受燈火

奇之 召欲語 大悅 使即

不意時數限人

文章憎命

榜既放

依然鎩羽

生嗒喪而歸

愧負知己

形銷骨立

癡若木偶

公聞

召之來

而慰之

生零涕不已

公憐之

相期考滿入都

將觧任去

函致生

公適以忤上官免

藥百裹

殊罔所效

公遺問不絕

而服

杜門不出

無何

寢疾

生甚感佩

辭而歸

携與俱北

請先發
使人返白
疾革
難遽痊
生持書啜泣
寄語来使
傳之卧榻
足下朝至
則僕夕發矣
所以遅遅者
待足下耳
其畧曰
僕東歸有日

公不忍去　徐待之

踰數日　門者忽通葉生至

公喜　逆而問

之　生曰　以犬馬病

勞夫子久待　萬慮不寧

今幸可從杖履

公乃束裝戒旦

抵里 命子師事生 夙夜與俱 公子名在昌 時年十六 尚不能文 然絕慧 凡文藝 三兩過 輒無遺忘 居之期歲 便能落筆成文 益之公力

遂入邑庠

生以生平所擬舉業

悉錄授讀

闈中七題

並無

脫漏

中亞魁

公一日謂生曰

君出餘緒

遂使孺子成名

然黃鐘長棄

奈何　生

曰

是殆有命

借福澤為文章吐氣

使天下之人

知半

生淪落

非戰之罪

願亦足矣

且士得一人知

可無憾

何必抛却白紵

乃謂

之利市哉

公以其久客

與共晨夕

授部中主政

携生赴監

公子又捷南宮

為之納粟

囑公子至都

公不忍強

勸令歸省

慘然不樂

恐悮歲試

踰歲

生入北闈

竟領鄉薦

會公子差南河典務

因謂生曰

此去離貴

鄉不遠

先生奮跡

雲霄

錦還為

快

生亦喜

生淒然曰

我今貴矣

見生擲且駭走

妻攜籢具以出

逡巡至庭中

見門戶蕭條

意甚悲惻

命僕馬送生歸

擇吉就道

抵淮陽界

三四年不覯 何遂頓不相識

妻遥謂曰 君死已久

何復言貴 所以

久淹君柩者 以家貧子幼耳

今阿大亦已成立 行將卜窀穸

勿作怪異嚇生人

生聞 憮然惆悵

逡巡入室 見靈柩 撲地

而滅

妻驚視之 衣冠履舄

如脫委 大慟

抱衣悲哭 子自

塾中歸 見結駟於門

審所自來 駭奔告母

母揮涕告訴 又細詢從者

言於學使
逾年游泮
為延師教讀
葬以孝廉禮
又厚遺其子
出橐營喪
即命駕哭諸其室
公子聞之
涕墮垂膺
始得顛末
從者返

而況爾孫繩迹

吐學士之心

猶識夢中之路

至離枕上之魂

千里良朋

余深信焉

同心倩女

竟忘死耶

聞者疑之

異史氏曰

魂從知已

嘆面目之酸澁

傲骨嶙嶙

搔首自愛

落

對影長愁

遭逢不偶

行踪落

嗟乎

遇合難期

通我曹之性命者共

肝

流水高山

抱刺於懐
三年滅字
伯樂伊誰
卞和惟爾
顛倒逸羣之物
古今痛哭之人
二落孫山之外
則文章之處處皆疵
居康了之中
則鬚髮之條條可醜
來鬼物之揶揄
頻

側身以望
四海無家
人生世上
祇須合眼放步
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
天下之昂藏淪落如葉生者
亦復
不少
顧安得令威復来
而生死從之也哉
噫

#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為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菩陀寺傭為寺僧抄錄寺西百餘

步

有單先生

第

先生故

公子以大

訟蕭條

眷口寡

移而鄉居

宅遂曠焉

一日大雪崩騰

寂無行旅

偶過其門

一少年出

丰采甚都

見生

籤云琅環瑣記

案頭書一册

處處悉懸錦幕

壁上多古人書畫

屋宇都不甚廣

生愛悅之

慨然從入

即乞降臨

趨與爲禮

畧致慰問

曹邸者

少年曰

倘不以鴑駘見斥

曰

羈旅之人

誰作

之

勸設帳授徒

生嘆

少年細詰行踪

意憐

第主

即亦不審官閥

生以居單第

意為

翻閱一過

俱目所未睹

願拜門牆

生喜

不敢當師

請為友

便問宅何久錮

答曰

此為單府

曩以公子鄉居

是以久曠

僕皇甫氏

祖居陝

以家宅焚於野火

暫借

生驚起

僮入白太公來

生尚擁被坐

少年先起入內

即有僮子熾炭於室

昧爽

即置共榻

當晚談笑甚懽

安頓

生始知非單

視生盥櫛已

衣一襲

貂帽襪履各一事

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

已乃進錦

小子初學塗鴉

棄頑兒

遂肯賜教

向生殷謝曰

先生不

一叟入鬢髮皤然

几榻裙衣 不知何名 光彩射目

乃呼酒薦饌

酒數行

叟興辭 曳杖而去

餐訖

公子呈課業

類 皆古文詞 並無時藝

問之 笑曰 僕不求進取也

紅粧艷絶 公子命

琵琶至 少頃一婢入

僮去 先以繡囊將

未 己寢 可暗喚香奴來

呼僮日 視太公寢

日 今夕盡歡 明日便不許矣

抵暮 更酌

二三月後

命華鸞絶

公子最慧

過目成誦

次日早起共讀

命以巨觴行酒

三更始罷

節拍不類夙聞

又

動

激揚哀烈

弾湘妃

婢以牙撥勾

相約五日一飲
每飲必招香奴
一夕
酒酣氣熱
目注之
公子已會其意
曰
此婢為老父所豢養
兄曠邈無家
我夙夜代籌久矣
行當

為君謀一佳偶

生曰

如果惠好

必如香奴者

公子笑曰

君誠少

所見

而多所怪者矣

以此為佳

君願亦易足也

居半載

生欲翱翔郊郭

至門

則

扉外扃

問之 公子曰

家君恐交游紛意念

故謝客耳

生亦安之

時盛暑溽熱

移齋園亭

生胸間腫起如桃

一夜如盌

痛楚呻吟

處 呼令歸

妹子能療之 遣人於外祖母

兒 前夜思先生清恙 嬌娜

相對太息 公子曰

並絕食飲 太公亦至

又數日 創劇

公子朝夕省視 眠食俱廢

何久不至

俄僮入白

娜姑至

姨

與松姑同來

父子疾趨入內

少間

引妹來視生

年約十三四

嬌波

細柳生姿

流慧

生望見顏色

嚬呻

頓忘 精神為之一爽

公子便言 此兄良友 不啻胞

也 妹子好醫之

女乃斂羞容 揄長袖

就榻診視 把握之間

覺芳氣勝蘭

女笑曰 宜有是疾

心脈動矣
然症雖危
可治
但膚塊已盈
非伐皮削肉不可
乃脫臂上金釧
安患處
徐徐按下之
剏突起寸許
高出釧外
而根際餘腫
盡束在內
不似前

近嬌姿

且恐速竣割事

不惟不覺其苦

沾染床席

生貪

附根而割

紫血流溢

於紙

把釟握刄

輕輕

解佩刀

刄薄

如盌濶矣

乃一手啟羅衿

再周

習習作痒

才一周

覺熱氣蒸騰

著肉上

按令旋轉

口吐紅丸如彈太

又呼水来

為洗割處

腐肉

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癭

偎傍不久

未幾

割斷

自此廢卷癡坐 無復聊賴

若不自已

沉痼若失 而懸想容輝

出 生躍起走謝

入咽曰 愈矣 趨步

沁入骨髓 女收丸

三周已 徧體清凉

公子已窺之曰
弟為兄物
色
得一佳偶
問何人
曰
亦弟眷屬
生凝思良久
但云勿須
面壁吟曰
曾經滄海難為水
除却巫山不是雲
公子會其指曰

家君仰慕鴻才 常欲附為婚
烟 但止一少妹 齒
太穉 有姨女阿松
年十七矣 頗不粗陋
如不見信 松姊日涉園亭
伺前廂 可望見
之 生如其教

果見嬌娜偕麗人来

畫黛彎蛾

蓮鈎蹴鳳

與嬌娜相伯仲也

生大悅

請公子作伐

翼日

公子自內出

賀曰諧矣

乃除別院

為生成禮

是夕

近單公子解訟歸

切磋之惠

無日可以忘之

一夕

公子謂生曰

合巹之後

甚愜心懷

遂疑廣寒宮殿

未必在雲霄矣

似望中仙人

忽同衾幄

鼓吹闐咽

塵落漫飛

索宅甚急
意將棄此而西
勢難復聚
因而離緒縈懷
生願從之而去
公子勸還鄉里
生難之
公子曰
勿慮
可卽
送君行
無何太公引松娘至
以黃金百兩贈生

門
毋出非望
殆知公子非人
喜叩家
啟目
果見故里
耳際風鳴
久之日至矣
飄然履空
但覺
把握
囑閉眸勿視
公子以左右手
與夫婦相

又睹美婦 方共忻慰
及回顧 公子逝矣
松娘事姑孝
艷色賢名 聲聞遐邇
後生舉進士 授延安
司李 携家之任
母以道遠 不行 松娘

悲喜交至

邀生去

則皇甫公子也

攬轡停驂

頻頻瞻顧

細視

逢一美少年跨驪駒

偶獵郊野

罣礙不得歸

生以忤直指

罷官

舉一男

名小宦

至一村
樹木濃昏
陰翳天日
入其家
則金漚浮釘
宛然世族
妹子則嫁
問
岳母已亡
深相感悼
經宿別去
偕妻同返
嬌娜亦至
抱生子掇提

謂生曰

天降凶殃

一日公子有憂色

妹夫奚郎亦來拜謁

信宿乃去

創口已合

未忘痛耶

笑曰

姊夫貴矣

生拜謝曩德

而弄曰

姊姊亂吾種矣

能相救否

生不知何事

但銳自任

公子趨出

招一家

人俱入

羅拜堂上

生大駭

亟問

公子曰

余非人類

狐也

今有

雷霆之叔

君肯以身赴難

一門可望生全

無復閈閎

惟見高冢

昏黑如瞀

向視舊居

果見陰雲晝暝

雷霆轟擊

勿動也

生如所教

乃使仗劍於門

囑曰

生矢共生死

不然

請抱子而行

無相累

翕然

巨穴無底

方錯愕間

霹靂一聲

擺簸山岳

急雨狂風

老樹為拔

生目眩耳聾

屹不少動

忽於繁烟黑絮之中

見一鬼物利喙長爪

自穴攫一入出
隨烟直上
瞥睹衣履
念似嬌娜
乃急躍離地
以劍擊之
隨手墮落
忽而山崩
雷暴烈
生仆遂斃
少間晴霽
嬌娜已能自蘇
見生

又接吻而呵之

自乃撮其頤

以舌度紅丸入

兄以簪撥其齒

嬌娜使松娘捧其首

松娘亦出

共舁生歸

孔郎為我而死

我何生焉

死於傍

大哭曰

紅丸隨氣入喉

格格作响

移時

醒然

而蘇

見眷口滿前

恍如夢寤

於是一門團圞

驚定而喜

生以幽壙不可久居

旋里

議同

滿堂交贊

一門俱沒

驚致研詰 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

汗流氣促而至 忽吳家一小奴

終日議不果

翁媼不肯離幼子

與吳郎俱 又慮

惟嬌娜不樂 生請

始發扃
生與公子兄妹
恒反闔之
生及松娘至
既歸
以閒園寓公子
遂連夜趣裝
歸之計遂決
生入城勾當數日
涕不可止
共慰勸之
而同
嬌娜頓足悲傷

拱酒談讌

若一家然

小宦長成

貌韶秀

有狐意

出遊都市

共知為狐兒也

異史氏曰

余於孔生

不羨其得艷妻

而羨其得膩友也

覯其

容
可以忘飢
聽其聲
可以解頤
得此良友
時一詼宴
則色授魂與
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成仙

文登周生

與成生少共筆研

遂訂為杵臼交

而成貧

故終歲常依周

以齒

則周為長

呼周妻以嫂

節序登堂

如一家焉

周妻生子

產後暴

甫坐 即有人白 別業之僕

周移席外舍 追之而還

白 周命邀之 成不入 辭去

宴於內寢 成適至 家人通

一日王氏弟省姊

成以少故 未嘗請見之也

卒 繼聘王氏

為邑宰重笞者

先是黃吏部家牧傭

牛蹊周田 以是相詬

牧傭奔告主

捉僕送官 遂被

笞責 周詰得其故

大怒曰 黃家牧豬奴 何

有不操矛狐者耶

況今日官宰

半強寇

曰

強梁世界

原無皂白

起

欲往尋黃

成捺而止之

氣填吭臆

忿而

促得志

乃無人耶

敢爾

其先世為大父服役

造

何至如狗之隨嗾者

縱有互爭

亦須雨

之

邑令為朝廷官

非勢家官

黃家欺我

我仇也

姑置

怒終不釋

轉側達旦

謂家人曰

至泣下

周乃止

周不聽

成諫止再三

成往訪周
始知入城
辛慚恚
因逮繫之
辰後
周怒
語侵辛
辛裂而擲之
恿之
計遂決
具狀赴辛
視彼將何處分
家人悉慫恿
我亦呈治其傭

訟理

急奔勸止

則已在囹圄矣

頓足無所為計

時獲海寇三名

宰與黃

賂囑之

使捏周同黨

詞申黜頂衣

搒掠酷慘

成入獄

相顧悽酸

謀叩閽

周曰 身繫重犴

如鳥在籠 雖有弱弟

止足供四飯耳 成銳身自

任曰 是予責也 難而不急

烏用友也 乃行

周弟贐之 則去已久矣

至都 無門入控

大駭

論辟　院接御批

時閲十月餘　周已誣服

下　著部院審奏

伏舞哀號　遂得准驛送而

隱木市中　俄駕過

相傳駕將出獵　成預

者

院台怒

黃大怖

杖斃監

始蒙提問

業已飢餓不起

之

成又為赴院聲屈

弟来餽問

苦禁拒

謀殺周

因賂監者絕其食飲

後提躬讞

黃亦駭

周溺少婦　輒迂

世情盡灰　招周偕隱

成自經訟繫

周放歸　益肝胆成

枉法擬流

以是得朦朧題免　宰以

納數千金　囑為營脫

時以金帛卹其子
遣人踪跡之　寺觀壑谷物色殆徧
殆疑　周心知其異
周所　兩無所見
使探諸其家　家人疑其在
甚決　別後　數日不至　周
笑之　成雖不言　而意

又八九年　成忽自至

黃巾氅服　岸

然道貌　周大喜　把臂

曰　君何往　使我尋欲徧

笑曰　孤雲野鶴

棲無定所　別後　幸復頑健

周命置酒　畧道閒濶

寢　夢成裸伏胸上

在勞山之上清官　既而抵足

人之能棄　問所棲止　荅

不然　人將棄予　其何

猶敝屣也　成笑曰

周曰　愚哉　何棄妻孥

欲為變易道裝　成笑不語

殊 訝問何為 氣不能息

不答 忽驚而寤 呼成不應

坐而索之 杳然不知所往

定移時 始覺在成榻

駭曰 昨不醉 何顛倒至此耶

乃呼家人 家人火之

儼然成也 周故多髭

入嶗山　馬行急
即命僕馬往尋成　數日
前　周亦無以自明
意欲歸內　弟以其貌異　禁不聽
大寤知成以幻術招隱
訝曰　成生在此　我何往也　已而
以手自捋　則疎無幾莖　取鏡自照

亦不數言而去 與言

送之 見一矢之外 又與一人語

言已遥去 周目

道士笑曰 耳其名矣 似在上清

周因以成問

客往来甚衆 内一道人目周

僕不能及 休止樹下 見羽

也 去無幾時 或當不遠 周

生驚曰 我適遇之 而以為君

周述其異

今尚游戲人間耶

數年不晤 人以君學道名山

見周愕曰

者漸至 乃同社生

迤逦自往 遥見一騎

遂以馬付僕歸

遂決意窮追 而怪險不復可

難以自主

自念無家可歸

竟無蹤兆

一望寥濶 進退

僕尋至 急馳之

大異曰

怪哉 何自己面目而不之識

山花滿路 不類

之所謂上清 時十月中

遠 三日始至 又非世

俱行 星飯露宿 逴行殊

代荷衣糧 道守與

且告以故 僮自言爲成弟子

僮獨坐 趍近問程

初冬 僮入報客

成即遽出 始認己形

執手入 置酒讌語 見異彩

之禽 馴人不驚 聲如笙簧

時坐鳴於座上

心甚異之 然塵俗念切

無意流連 地下有蒲團二

交睫 聞戚呼曰 行裝已具矣

寐息 早送君行 甫

成固留之 越三日 乃曰 乞少

者 如故矣 既曙 浩然思返

疑之 自捋領下 則于思

寂 忽似瞥然一眊 身覺與成易位

曳與並坐 至二更後 萬慮俱

數重垣 始抵卧室

身飄似葉 一躍 已過 凡踰

卯不能應 思欲越牆 覺

周強之不得 因踽踽至家門

成坐候路側 俾自歸

覺無幾時 里居在望中

遂起從之 所行殊非舊途

燈燭熒然
內人未寢
噥噥與人語
舐窗以窺
則妻與一廝
僕同杯飲
狀甚狎褻
於是怒火如焚
計將掩執
又恐孤力難勝
遂潛身脫扃而出
奔告成
乞為助
成慨然從
直抵內寢

周舉石撾門 內張皇甚

撾愈急 門閉益堅

成撥以劍 劃然頓闢

周奔入 僕衝戶而走

成在門外 以劍擊之 斷其肩臂

周執妻拷訊

乃知被收時 即與僕私

周愕而問

真者乃以為夢

成笑曰

夢者兄以為真

驚而言曰

怪夢參差

使人駭懼

驀然忽醒

則身在臥榻

成出

尋途而返

至腸庭樹間

乃從

周借劍決其首

吾厭見悪濁 請還待君於此

乃曰 嚋昔之夜 倚劍而相待者 非此處耶

萑苒至里門 乃促裝送之歸

成知其意

竊疑成之譸張為幻

存 周驚懼欲絶

之 成出劍示之 濺血猶

于今官捕未獲

周亦夢醒

刳腸去

酷慘可悼

曰

兄去後

盗夜殺嫂

弟見兄

雙淚遽墮

似無居人

還入弟家

周至家

門户蕭索

知過晡不来

予自去

笑行不顧 至野外

遂起徑去 弟涕泗追挽

弟好視之 兄欲辭人世矣

此襁褓物 宗緒所關

乃命老媪抱至 周曰

弟錯愕良久 周問其子

因以情告 戒勿究

周子漸長

不能延師

産

居數年

家益貧

周弟樸拙

不善治家人生

即不可見

悵立移時

慟哭而返

成潤袖一舉

忍事最樂

弟欲有言

見成

與俱行

遥回顧曰

家人所自来 並無知者

心怪之 以甲置研上 出問

所有 祇有尓甲一枚長二指許

審之 為兄迹 開視 則虛無

甚固 簽題仲氏啟 緘封

見案頭有函書

因自教讀 一日早至齋

家人生産 見綱目

因相傳兩家有黠金術云

由此大富 以千金賜成氏子

大驚 以試銅鐵 皆然

回視 則研石粲粲 化為黃金

王成

王成 平原故家子 性最懶

生涯日落 惟剩破屋數間

與妻卧牛衣中 交謫不堪

時盛夏燠熱 村中故有

周氏園 牆宇盡傾 惟存一亭

村人多寄宿其中

既曉睡者盡去王亦在焉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為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欻一嫗來尋釵

乃狐仙 百年前與君祖繾綣

嫗亦驚曰 汝即王柬之之孫耶 我

王驚曰 吾祖也 何以相遇

君伊誰 荅云故儀賓王柬之也

幾何 先夫之遺澤也 問夫

嫗喜極 贊盛德曰 欽直

王雖故貧 然性介 遽出授之

嫗歎曰 嘻 王東之孫子 乃一貧至此哉

敝衣蓬首 萊色黯焉

嫗從之 王呼妻出見

信其言 便邀臨顧

王亦曾聞祖有狐妻

此遺釵 適入子手 非天數耶

君祖殁 老身遂隱 過

我在仰屋而居 復何裨

嫗曰 汝一妻 不能自存活

三日後 請復相見 王挽留之

泣 嫗以釵授婦 使姑質錢市米

妻因細述貧狀

曰 家計若此 何以聊生 嗚咽飲

又顧敗竈無烟

拳拳 遂不之疑 翌日 謂

婦初懼之 然察其意 殊

夜與婦共短榻

至 出數金糴粟麥各一石 妻諾 踰三日果

使姑事之

妻大怖 王誦其義

益 遂徑去 王為妻言其故

王曰 孫勿惰 宜操小生業

坐食烏可長也

王告以無貲 曰 汝祖在時

金帛凴所取 我以世外人

無需是物 故未嘗多取

積花粉之金四十兩 至今猶存

久貯 亦無所用 可將

計六七日可達燕都
購五十餘端以歸
可得微息
王從之
去
悉以市葛
刻日赴都
嫗命趣裝
囑曰
宜勤勿懶
宜急勿緩
遲之一日
悔之已晚
王敬諾
囊貨就路
中途

待至亭午
始漸燥
而陰
陘
心畏苦之
滓益甚
見往來行人
踐淖沒
鬠雨如繩
過宿
因暫休旅舍
不意淙淙徹暮
未歷風霜
委頓不堪
遇雨
衣履浸濡
王生平

京中巨室 購者頗多

初通 葛至絶少

主人深惜其晚 先是南道

喜 入都 解裝客店

價翔貴 心竊

乃行 將近京 傳聞葛

雲復合 雨又大作 信宿

價甚昂
較常可三倍
前一
日貨葛雲集
價頓賤
後来者皆失望
主人以故告
王
王欝欝不得志
越日葛至愈多
價益下
王以無利不肯售
遲十餘日
計食耗繁多

王歎曰 此我數也 於主人

鳴官責 主人償

驚告 主人 主人無所爲計 或勸

早起將作歸計 啟視囊中 則金亡矣

從之 虧貲十餘兩 悉脫去

改而他圖

倍宜憂悶 主人勸令賤鬻

計囊中貲　僅僅足販鶉

恒百錢不止　意忽動

毎市一鶉

適見鬪鶉者　一賭輒數千

蹀躞內外　進退維谷

慰之使歸　自念無以見祖母

何尤　主人聞而德之　贈金五兩

淋零猶未休也

大雨徹曙 天明衢水如河

賀其速售 至夜

後入都 主人喜

王喜遂行 購鷄盈擔

且約假寓 飲食不取其直

以商主入 主人亟慫恿之

居以待晴
連綿數日
更
無休止
起視籠中鶉
漸死
王大懼
不知計之所
出
越日死愈多
僅餘數頭
併一籠飼之
經宿往窺
則一鶉僅存
因告主人
不覺涕墮
主人亦爲扼腕

也
賭亦可以謀生
王如其教
事
請把之
如其良
必非此之鬪殺之也
君暇亦無所
此似英物
諸鶉之死
未
勸慰之
共往視鶉
審諦之曰
但欲覔死
主人
王自度金盡罔歸

既馴 主人令持向街頭
賭酒肉食 鶉健甚
輒贏 主人喜 以金授王
使復與子弟決賭 三戰
三勝 半年許 積二十金
心益慰 視鶉如命
先是有某王者 好鶉 每值上元

輒放民間把鶉者入邸相角

主人謂王曰

令大富宜可立致

所不可知者

在予之命矣

因告以故

導與俱往

囑曰

脫敗則喪氣出耳

倘有萬分一鶉鬬勝

王必欲市之

君勿應

如固强之 惟予首是瞻

待首肯 而後應之 王曰諾

至邸則鶉人摩肩於墀下

頃之 王出御殿

左右宣言有願鬭者上

即有一人把鶉趨而進

王命放鶉 客亦放 畧

一騰踔
客鶉已敗
王大笑

俄頃登而敗者數人
主人曰

可矣
相將俱登
王相之曰

睛有怒脈
此健羽也
不可輕敵

命取鉄喙者當之

一再騰躍
而王鶉鎩羽

更選其良
再易

再敗

王急命取宮中玉鶉

片時把出

素

羽如鷺

神駿不凡

王成

意餒

跪而求罷

曰

大王之鶉神物也

恐傷吾禽

喪吾業矣

王笑曰縱之

脫鬪而死

當厚爾償

未幾雪毛摧落　垂翅而逃

而其怒益烈　其鬭益急

相持約一伏時　玉鶉漸懈

鶴以擊之　進退頡頏

玉鶉健喙　則起如翔

而玉鶉方来　則伏如怒雞以待之

成乃縱之　玉鶉直奔之

直

頗願之乎　成俯思良久曰　中人產可致

與相依為命　不願售也　吾賜爾重

可貨否　荅云小人無恒產

審周一過　問成曰　鶉

王乃索取而親把之　自啄至爪

觀者千人　罔不歎羨

連城之璧不過也

成曰大王不以為寶 臣以為

此何珍寶 而千金直也

千金 王笑曰 癡男子

又何求 王請直 荅以

苟使小人得衣食業

本不樂置 顧大王既愛好之

主人

主人色不動　乃曰承大

又增百數　成目視

便與二百金　成搖首

是何寶如之　王言予不相虧

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

日得數金　易升斗粟

王曰如何　曰小人把向市廛

自若 成心願盈溢 主人仍
成又曰主人
肯則售 否則已耳
鶉人来 實給六百
成囊鶉欲行 王呼曰 鶉人来
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
王命 請減百價 王曰

惟恐失時

曰以此數售

心寔

怏怏

但交而不成

則獲戾滋大

無巳

卽如王命

卽秤付之

王喜

成囊金拜賜而出

主入懟曰

我言如何

予乃急自鬻也

再少勒之

八百金在掌中矣

咸歸

擲金案上

請主人自取之

主人不受

又固讓之

乃盤計飯直而受之

王置裘歸

至家歷

述所為

出金相慶

嫗命治良田三百畝

起屋作器

居然世家

嫗早起

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媪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媪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

有富貴乎哉

以始棄之

而終憐之也

懶中豈果

不知一貧徹骨

而至性不移

此天所

得於情

亦創聞也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